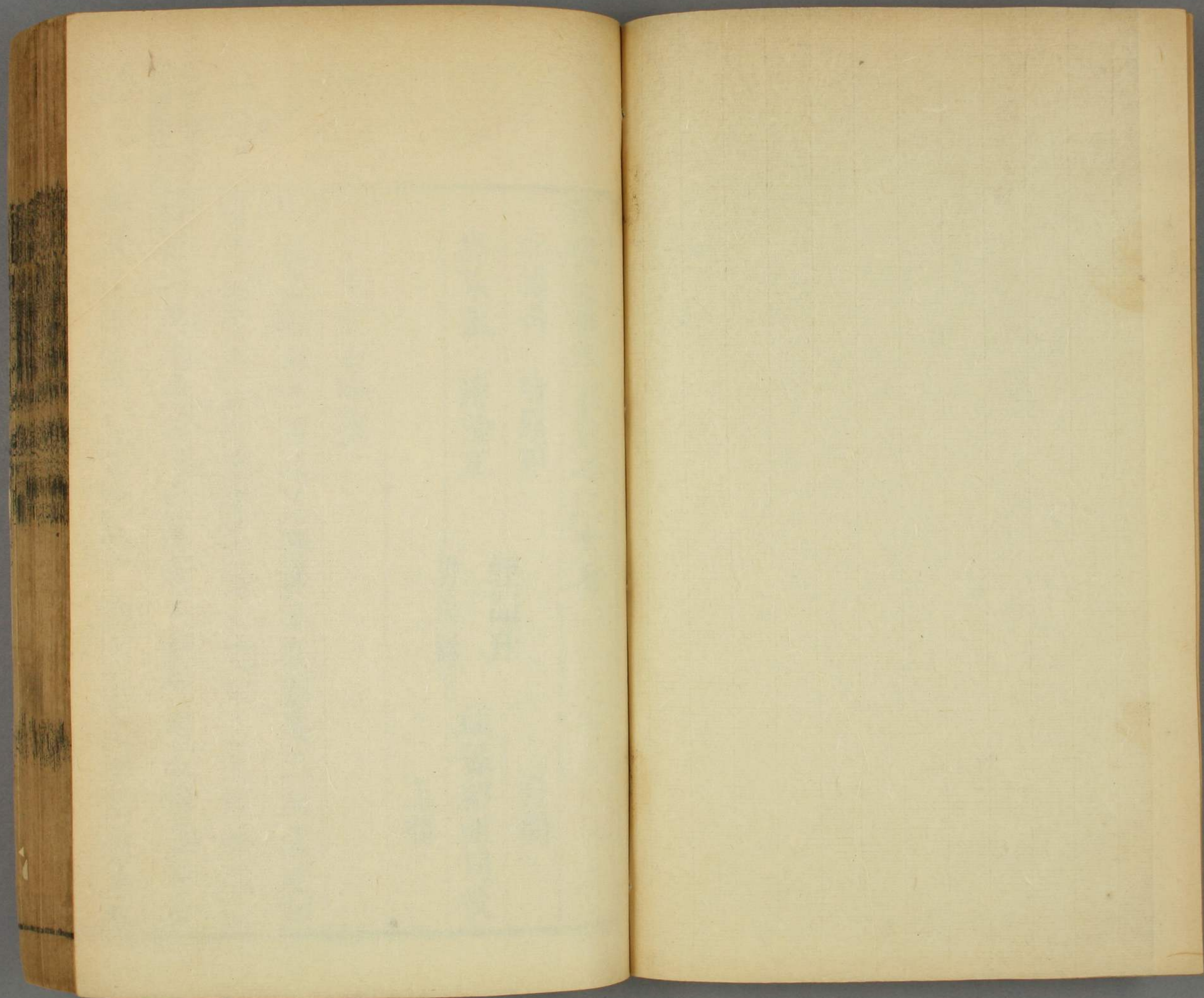


宗五

伊 8
271
分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七

所錄史
有物那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王安石變法

仁宗嘉祐五年五月己酉召王安石為三司支度判
官。安石臨川人，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携其所撰以示
歐陽修，修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
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不求試，調知鄞縣，起

428
271
个

王安石為曾
鞏歐陽修文
彦博所稱又
與周敦頤相

得

安石知僊縣
有善政

隄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
陳相易邑人便之尋通判舒州文彥博薦安石恬退
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召試館職不就歐陽修
薦為諫官安石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復言
于朝用為羣牧判官又辭懇求外補知常州移提點
江西刑獄與周敦頤相遇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
至忘寢食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
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授之美官
唯患其不就也及是為度支判官聞者莫不喜悅安

安石上萬言
書仁宗覽而
置之

石果於自用於是上萬言書大要以為今天下之財
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
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
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
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
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
不足為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在位之人才既不
足用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
疆之守陛下其能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

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濶而熟爛者也上覽而置之 呂祖謙曰安石變法之蘊亦略見於此書特其學不用於嘉祐而盡用於熙寧世道升降之機蓋有在也 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改除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而强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執政者不悅會以母

喪遂去職

安石終英宗世被召未嘗起

韓維呂公著兄弟稱揚安石

神宗召安石吳奎獨言其不可用

英宗治平四年閏月癸卯以王安石知江寧府終英宗之世安石被召未嘗起韓維呂公著兄弟更稱揚之神宗在穎邸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維遷庶子又薦安石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及卽位召之安石不至帝謂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或以爲不恭今又不至果病邪有所要邪曾公亮曰安石真輔相材必不欺罔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爲

迂濶萬一用之必紊綱紀帝不聽乃有江寧之命衆

謂安石必辭及詔至即起視事九月以王安石為

翰林學士時宰相韓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曾公亮

因力薦王安石覬以間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從

之以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

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

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

帝不答

神宗熙寧元年夏四月乙巳王安石始至京師時受

曾公亮力薦安石以間韓琦

琦言安石不可處輔弼之地

翰林學士之命已七越月矣詔安石越次入對帝問

為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

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

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

以為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

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躋此道一日

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

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漢昭烈必得諸葛亮然後可

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

安石請帝發堯舜而以臯夔自待

堯舜則必有臯夔稷契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傳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嘗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臯夔稷契傳說之賢亦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去耳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臯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十一月郊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

司馬光闢安石理財之說

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嘗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制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

公亮薦安石
人相唐介言
其必擾天下

二年二月庚子以王安石參知政事初帝欲用安石
曾公亮力薦之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
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對曰安石好
學而泥古故議論迂濶若使爲政必多所更變介退
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
之帝問侍讀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
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
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
以爲然竟以安石參知政事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

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
世務帝曰卿所施設以何爲先安石對曰末世風俗
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
者得行無禮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
納之甲子議行新法王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
權制兼併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唯桑弘羊
劉晏龔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爲人
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
利權帝納其說安石乃復言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

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堯
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况所擇而使
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不爲異論所惑
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乃
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
下之利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初泉人呂惠卿自
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義多合遂定交因
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
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爲

安石信任呂
惠卿曾布以
行新法

簡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
章奏多惠卿筆也又以章惇爲三司條例官曾布簡
正中書五房公事凡有奏請朝臣以爲不便者布必
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俾毋敢
言由是安石信任布亞於惠卿而農田水利青苗均
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
法頒行天下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寘三司條例恕
以不習金穀爲辭且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恢張
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安石曰利以和

義善用之堯舜之道也時爭新法廟堂諸大臣議論多不協安石曰公輩坐不讀書耳趙抃曰君言失矣臯夔稷契之時何書可讀安石不應夏四月丁巳從三司條例司之請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行諸路察農田水利賦役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為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慢之患今乃舍此不用竊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唐楊炎為兩稅取大

劉彝等八人察農田水利賦役蘇轍言不便

曆十四年應當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租調與庸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取庸錢且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蓋古者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吏賤吏既用於官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奈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耶不聽六月丁巳罷御史中丞呂誨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為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入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眾喜

安石執政呂誨彈之遂被斥

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卽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耶？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毘，大姦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

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安石亦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爲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旣斥，安石益自用，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秋七月辛巳，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常數，年豐可以多致，而不能贏餘，年歉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歛散

之權。今江浙荆淮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而制其有無。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專行于六路，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者慮其為擾，多言非便。帝不聽。薛向既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從之。蘇轍言：「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此錢一出，恐不可。」

定均輸法薛向請置官屬蘇轍力言其非後亦不就

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于王安石，不納其言。然均輸法亦迄不能就。八月，罷知諫院范純仁。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掎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為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疎逖小臣，咨訪闕失。」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
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
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及薛向行均輸法於六路
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
桑弘羊行均輸之法而使小人掎克生靈歛怨基禍
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
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
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已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劉
琦錢覲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
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寧

祀純仁請退
安石遂左遷

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儻欲
事功急就必爲險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
中外之望留章不下純仁力求去不許未幾罷諫職
改判國子監純仁去意愈確安石使諭之曰毋輕去
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
用萬鍾非所顧也遂錄所上章申中書安石大怒乞
加重貶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尋徙
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
其沮格以事左遷知和州 壬戌貶判刑部劉述等

安石議登州婦人獄與司馬光相反劉述等執奏遂被貶

六人初知登州許遵上州獄有婦謀殺夫傷而未死及按問遂自承法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請從減論帝命司馬光與王安石議安石以遵言為是光謂因他罪致殺傷者他罪得首原豈可以謀與殺分為兩事而謂謀為所因得以首原乎帝方意嚮安石而文彥博富弼等多主光議踰年不決至是詔從安石議凡謀殺已傷按問自首者減罪二等著為令侍御史知雜事兼判刑部劉述封還其詔執奏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述遂

率侍御史劉琦錢覲共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未踰數月中外囂然陛下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詐之術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權取為已功開局設官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去年因許遵妄議按問自首之法安石任偏見而立新議陛下不察而從之遂害天下大公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守勿失乃事事更張廢而不用姦詐專權之人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罷逐以慰天下曾公亮畏避安石陰自結援以固寵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

皆宜斥免疏上安石奏先貶琦監處州鹽酒務顛監
 衢州鹽稅殿中侍御史孫昌齡始以附安石得進顛
 將出臺罵昌齡而去於是昌齡亦言王克臣阿奉當
 權欺蔽聰明遂黜昌齡通判蘄州安石欲置述於獄
 司馬光范純仁爭之乃貶知江州同判刑部丁諷審
 刑院詳議官王師元皆以附述忤安石諷貶通判復
 州師元貶監安州稅罷條例司簡詳文字蘇轍轍
 與呂惠卿論多不合會遣八使于四方求遺利中外
 知其必迎合生事而不敢言轍以書抵王安石力陳

轍與惠卿不
 合安石罷之

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之罪陳升之止之乃以轍為河
 南府推官九月丁卯行青苗法初陝西轉運使李
 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
 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
 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
 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
 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
 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
 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

苗法自李參
 始輸者苗觀
 之利權操之
 所以不可行也

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歛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歛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詔曰可乃出內庫緡錢百萬糶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為青苗矣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

常平廣惠倉之法變為青苗轍與安石力爭不得

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笞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

王廣淵附會
青苗遂得內
任

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
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
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爲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
之議於是決意行焉 壬辰王安石薦呂惠卿爲太
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諫曰惠卿儉巧非佳士
使王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爲也帝言安石不
好官職自奉甚薄可謂賢者光曰安石誠賢但性不
曉事而懷此其所短也又不當信任呂惠卿惠卿真
奸邪而爲安石謀主安石爲之力行故天下并指爲

光言呂惠卿
不可用安石
不悅

奸邪也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
明辨亦似美才光對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
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克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帝
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
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 帝
嘗御邇英閣聽講光講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
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守
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
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

光辟呂惠卿
變法之言

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對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制

光言青苗之
弊

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辭塞，乃以他語抵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不願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

陝西行之久，民不爲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有司尚能以病民，況法許之乎？光又講漢史，至賈山上疏，因言從諫之美，拒諫之禍。上曰：舜聖，讒說殄行，若臺諫欺罔爲讒，安得不黜？光曰：進讀及之，爾時事，臣不敢論也。及退，上留光，謂曰：呂公著言潘鎮欲興晉陽之甲，豈非讒說殄行也？光曰：公著平居與儕輩言，猶三思，何故上前輕發？乃爾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此所謂靜言庸違者也。光曰：公著誠有罪，不在今日。向者朝廷委公著專舉臺官，

公著乃盡舉條例司之人，與條例司互相表裏，使熾張如此，乃始逼於公議，復言其非，此所可罪也。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王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爲是，天下皆以爲非也。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邪？冬十月丙申，富弼罷。時王安石用事，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上，帝曰：卿卽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亳州。弼恭儉

富弼與安石
不合而罷

陳升之入相
光憂其壞風
俗

孝敬好善疾惡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
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
構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待其得志遂肆毒於善
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以陳升之同平章事升
之既相帝問司馬光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
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叅政皆楚人必將
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
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
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

光言安石不
曉事又執拗

之法也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
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十一月乙丑命韓
絳置制三司條例初陳升之欲傳會王安石以固其
位安石亦以議論盈庭引升之為助升之知其不可
而竭力為之用安石德之故先使正相位升之既相
乃時為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因言于帝曰宰相無
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請罷制置三司條例司
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執政有司馬司徒司空
各各一職何害于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

安石與升之
小異遂薦韓
絳共事

但令制置三司一官則不可安石曰今中書支百錢以上物及轉補三司吏人皆奏得旨乃行至於制置三司條例何爲不可由是二人遂不合安石乃薦絳共事安石每奏事絳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陛下宜省察安石恃以爲助丙子頒農田水利約束自是進計者紛然數年間諸路凡得廢田萬七百九十三處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而民給役勞擾置諸路提舉官條例司上言民間多願借貸青苗錢乞遍下諸路轉運司施行仍詔

諸路各置提舉二員管當一員掌行青苗免役農田水利諸路凡四十一人提舉官旣置往往迎合王安石意務以多散爲功富民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卽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爲保首王廣淵在京東一等戶給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間喧然以爲不便廣淵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諫官李嘗御史程顥論廣淵抑配培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適至安石曰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欲壞新法

李嘗程顥論
廣淵抑配培
克不聽

而不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由是常顯之言皆不行 閏月遣官提舉諸路嘗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

三年二月巳酉河北安撫司韓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數三等以上更許增借且鄉戶上等并坊郭有物業者乃從來兼併之家今令借錢一千納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相違又條約雖禁

韓琦疏論青苗之害帝諭罷其法安石求去韓絳勸留之視事持新法益堅

抑勒然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或願請請時甚易納時甚難將來必有督索同保均陪之患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行以致遠邇之疑哉乞罷諸路提舉官第委提點刑獄依嘗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如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

文彥博亦言
謂苗之害

謂興利之臣乎帝終以琦說為疑安石遂稱疾不出
帝諭執政罷青苗法趙抃請俟安石出安石求去帝
命司馬光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
抗章自辯帝為與辭謝之且命呂惠卿諭旨韓絳又
勸帝留安石安石入謝因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朋
比欲敗先王正道以沮陛下此所以紛紛也帝以為
然安石乃起視事持新法益堅詔以琦奏付制置條
例司令曾布疏駁刊石頒之天下琦申辯愈切且論
安石妄引周禮以惑上聽皆不報時文彥博亦以青

帝欲大用光
安石力阻

苗之害為言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
彥博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安
石嘗與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交結帝遣
使潛察府界俵錢事適命二人二人使還極言民情
深願無抑配者故帝信之不疑壬申以司馬光為
樞密副使固辭不拜初光素與王安石厚及行新法
貽書開陳再三又與呂惠卿辯論于經筵安石不樂
帝欲大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外託劄上之名內懷
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

寘之左右使預國論此消長之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不出帝乃以光爲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各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逋負必令

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十年之外貧者旣盡富者亦貧嘗平又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疏凡九上帝使謂之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光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會安石復起視事乃下詔允光辭收還敕誥知通進銀臺司范鎮封還詔旨者再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乞解其職許之乙酉

韓琦以論青苗不見聽上疏請解河北安撫使止領

大名府路王安石欲沮琦即從之三月貶知審官

院孫覺知廣德軍帝初即位覺為右正言以言事忤

帝意罷去王安石早與覺善將援以為助自知通州

召還累改知審官院時呂惠卿用事帝問於覺覺對

曰惠卿辯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為利之故屈身

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為憂帝曰朕亦疑之青苗法

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

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

安石欲援孫
覺覺言新法
之妄遂坐貶

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為之息然國服

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羸受息無

過歲什一為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况國用專

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邪聖世宜講求先

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安石覽之怒始有

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青苗錢有追呼抑配之

擾安石遣覺行視虛實覺言民實不願與官相交望

賜寢罷遂坐奉詔反覆貶知廣德軍程頤上疏曰

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錢利息及汰去提舉官

程頤請罷青
苗錢汰提舉

事朝夕以覲，未蒙施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況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爲害已多。蓋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強，言語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徧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失衆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竊謂陛下固已燭見事體，究知是非，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柄臣尚持固必，是致輿情大鬱，衆論益謹。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百爲，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仁。况耀耀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自廣。在朝廷未失於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簡會臣所上言，早賜施行，則天下幸甚。夏四月戊辰，貶御史中丞呂公著時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

呂公著言惠卿姦邪安石誣貶之宋敏求不肯草制

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為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為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怒其深切，會帝使公著舉呂惠卿為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石益怒，遂誣公著言韓琦欲因人心，如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於是貶公著知潁州，且命知制誥宋敏求草制，明著罪狀。敏求不從，但言敷陳失實。安石怒，命陳升之改其語行之。已卯，趙抃罷。安石持新法益堅，抃大悔恨，上疏言制置條例司建使者

安石堅持新法趙抃悔恨上疏遂去位

四十餘言，騷動天下。安石強辯自用，詆公論為流俗，違眾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為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求去位，乃出知杭州。以韓絳參知政事，侍御史陳襄言王安石參預大政，首為興利之謀，先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條例司。未幾，升之用是為相，而絳繼之。曾未數月，

韓絳入相陳襄請罷之不報

遂預政事。則是中書大臣皆以利用乞罷絳新命。而求道德經術之賢以處之。庶不害于王政。而足以全大臣之節矣。不報。癸未。以李定為監察御史裏行。罷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定少受學于王安石。舉進士。為秀州判官。孫覺薦之。朝召至京師。李嘗見之。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無不喜者。嘗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為此言。定即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據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石大喜。立薦對。帝問青苗事。定曰。民甚便之。於是

李定言新法便安石使知諫院宋敏求等執奏落職時稱熙寧三舍人

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例。遂拜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言。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寘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嘗格。然墮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封還制書。詔諭數四。頌等執奏不已。並坐累格。詔命落知制誥。天下謂之熙寧三舍人。壬午。罷監察御史裏行。程顥。張戩。右正言李嘗。時顥上疏言。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

程顥張戩李嘗以爭新法罷官

事也。捨之而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致國政異出各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爲者也。况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預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夫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早賜降責。帝令顯詣中書議。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顯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媿屈。戩與臺官王子韶論新法不便，乞召還孫覺。呂公著又上疏論王安石亂法。曾公亮陳升之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李定以邪諂竊臺諫。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陳升之從旁解之。戩曰：公亦不得爲無罪。升

之有愧色嘗上言均輸青苗歛散取息傳會經義何
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遣所親密
諭意嘗不爲止又言州縣散嘗平錢實不出本勒民
出息帝詰安石安石請令嘗具官吏主名嘗以非諫
官體不奉詔顯言既不行懇求外補而戩嘗亦各乞
罷嘗通判滑州戩知公安縣子韶知上元縣安
石素善顯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但出爲京西路
提點刑獄顯辭乃改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數日之
間臺諫一空安石以外議紛紛請以姻家謝景溫爲

侍御史知雜事帝從之五月癸巳詔並邊州郡毋

給青苗錢甲辰詔罷制置三司條例歸中書以呂惠

卿兼判司農寺先是言者皆請罷條例司帝問安石

可併入中書否安石言修條例未畢且臣與韓絳共

領是司每請間奏事今絳在密院未可併請緩之至

是絳入中書乃降詔以其事還中書又以手扎諭安

石凡修條例椽屬悉授以官青苗免役農田水利等

法付司農寺命呂惠卿掌之九月以曾布爲崇政

殿說書判司農寺王安石嘗欲置其黨一二人于經

詔罷三司條
例歸中書以
呂惠卿兼判
司農寺

安石薦布入
經筵

筵以防察奏對者，呂惠卿遭父喪去職，安石遂薦布代之。布資序淺，人尤不服，尋罷。山陰陸佃嘗受經

于安石，至是應舉入京師，安石問以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為擾民。」安石驚曰：「何乃爾？」吾與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

有，然外間頗以為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召佃，謂之曰：「惠卿言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寃矣，既而承之還，詭言民無不便，佃

說遂不行。以劉庠知開封府，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為言，庠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何語邪？」卒不往。而上疏極言新法非是。帝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齊治乎？」庠對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敢附大臣也。」庚子，曾公亮罷，公亮初嫉韓琦，故薦王安石以間之。及同輔政，知帝方嚮安石，凡更張庶事，一切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嘗遣其子孝寬參其謀，至帝前，略無所異。由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深德之。公亮以老求去，遂拜司空，侍中，集禧

李承之詭言新法之便陸佃說遂不行

劉庠言新法之非

說遂不行。以劉庠知開封府，庠不肯屈事王安石，

安石欲見之，或以為言，庠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

合人情，往將何語邪？卒不往。而上疏極言新法非是。

帝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齊治乎？」庠對曰：「臣知事陛

下而已，不敢附大臣也。」庚子，曾公亮罷，公亮初嫉

韓琦，故薦王安石以間之。及同輔政，知帝方嚮安石，

凡更張庶事，一切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嘗遣其

子孝寬參其謀，至帝前，略無所異。由是帝益信任安

石，安石深德之。公亮以老求去，遂拜司空，侍中，集禧

曾公亮以老求罷

呂陶對策直
言

觀使蘇軾嘗從容責其不能救正變更公亮曰上與
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阿附
已於是聽其罷相 乙巳親策賢良方正太原判官
呂陶對曰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間老成
之謀不興疆場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
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
乎及奏第帝顧王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頗沮帝
覺之使馮京竟讀稱其言有理會范鎮所薦台州司
戶叅軍孔文仲對策凡九千餘言力論安石所建理

孔文仲對策
力議新法宋
敏求第為異
等安石怒而
黜之

范鎮極論青
苗之害安石
草制極詆之
遂致仕

財訓兵之法非是宋敏求第為異等安石怒啓帝御
批罷文仲還故官齊恢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
永皆力論文仲不當黜帝不聽范鎮上疏言文仲草
茅疎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為聖
明之累亦不聽呂陶亦止授通判蜀州 癸丑罷司
馬光知永興軍 冬十月翰林學士范鎮乞致仕許
之鎮上疏言臣言不用無顏復立于朝請謝事復極
論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
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

大怒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鎮謝表略曰願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為腹心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十二月改諸路更戍

法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奉朝請擴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

軍 軍 廂軍

收諸路更戍法

施其間為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其後定兵制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為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為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尋置京畿河北京東西路二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

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遊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複虛破廩祿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 乙丑立保

甲法時王安石言先王以農為兵今欲公私財用不置為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為保有保長五十家為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為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以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

最厚財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強姦略人傳習妖教造蓄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已又非敕律所聽糾皆無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依法鄰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為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為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

王安石立保
甲法趙子幾
迎意請行王
拱辰抗言其
害

宋史紀事本末

三十一

行於畿甸，詔從之。遂推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於天下。於是諸州籍保里，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爲盜。郡縣不敢以聞，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于罪罟也。浸淫爲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爲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戶得免。

以絳安不同
平章政事

丁卯，以韓絳、王安石同平章政事。戊寅，行募役法。

先是，語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人充役，卽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命呂惠卿、曾布相繼草具條貫，踰年始成。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凡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旣試用其法于開封府，遂推行於諸路。旣而東明縣民數百紛然詣開封府訴，帝知之以詰安石。安石力言外間扇搖役法者，謂輸多必有贏餘，若羣訴必可免。彼旣聚衆

行募役法光
論其不便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七
三十三
僥倖苟受其訴與免輸錢當仍役之帝乃盡用其言
尋以臺諫多論奏因謂安石宜少裁之安石對曰朝
廷制法當斷以義豈須規規恤淺近之人議論邪司
馬光言上等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使歲出
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下等戶及單丁女戶從來無役
今盡使之出錢而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夫力者
民之所生而有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至於錢者縣
官之所鑄民之所不得私爲也今有司立法惟錢是
求歲豐則民賤糶其穀歲凶則伐桑棗殺牛賣田得
錢以輸民何以爲生乎此法卒行富者差得自寬貧
者困窮日甚矣帝不聽 庚辰命王安石提舉編修
三司令式時天下以新法騷然邵雍屏居于洛門人
故舊仕宦中外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雍雍曰正
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
分之賜矣投劾何益邪

四年三月辛卯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陳留知縣姜
潛到官纔數月青苗令下潛卽榜于縣門又移之鄉
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卽移疾

姜潛撤青苗
榜去官

陳舜俞論新法不便被謫後復言其便

去山陰知縣陳舜俞上書極論新法謫監南康軍鹽酒稅至是復上書言青苗法實便初迷不知爾識者笑之夏四月癸酉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先是光在永興以言不用乞判西京留臺不報又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唯安石是信附之者謂之忠良攻之者謂之讒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久之乃從其請光既歸洛自是絕口不復論事

司馬光歸洛

安石惡蘇軾言政令得失使權開封府推官

出直史館蘇軾通判杭州軾自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軾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于同列王安石不悅命軾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且曰臣之所言者三

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又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使六七年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人耳。以此爲術，人皆知其難也。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

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楊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旣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嘗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

蘇軾論新法
不使安石使
謝景温劾之
出外

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
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貴臣願陛下務崇道德
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仁祖持法
至寬用人有序務專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
成功則曰未至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言乎府庫
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
日天下歸仁議者見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
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
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欲望風俗之厚

豈可得哉臣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
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
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
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
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
皆謂臺諫所言嘗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讟
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
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生
臣願陛下存綱紀者此也時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

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
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
敗事同功異爲問安石滋不悅使侍御史謝景溫論
奏軾向丁憂歸蜀乘舟商販詔下六路捕逮篙工水
師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以鄧綰爲侍
御史判司農寺初綰通判寧州知王安石得君專政
乃條上時事數十以爲宋興百年習安翫治當事更
化且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
歌舞聖澤願勿移于浮議而堅行之復貽安石書極

鄧綰諂附安
石惠卿而得
好官

其諛佞由是安石力薦於帝遂驛召對會夏人寇慶
州綰於帝前敷陳甚悉帝問識王安石呂惠卿否綰
對曰不識也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退見
安石欣然如素交屬安石致齋陳升之以綰練習邊
事使復知寧州綰聞之不樂誦言急召我來乃使還
邪或問君今當作何官綰曰不失爲館職得無爲諫
官乎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
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爲之
尋同知諫院時新法皆出司農而呂惠卿居憂曾布

呂誨以身疾
喻朝政

不能獨任其事安石欲藉縮以威眾故有是命 五
月甲午右諫議大夫呂誨卒誨有疾表乞致仕曰臣
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妄投藥劑寢成風痺
遂艱行步非祇憚跋屐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
及此為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惜其如九族
之託良以為憂蓋以身疾喻朝政也至是病亟司馬
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張目強視曰天下事
尚可為君實勉之遂卒年五十八海內識與不識咸
痛惜之 時保甲法行帝聞鄉民憂無錢買弓矢加

韓維言保甲
法不便出知
襄州

保甲法

以傳惑徙之戍邊父子聚泣語王安石曰保甲宜緩
而密安石對曰日力可惜韓維時知開封上言諸縣
團結保甲鄉民驚擾至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乞候
農隙排定帝以問安石安石對曰此固未可知就令
有之亦不足怪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聖亦不可不
畏也安石對曰為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願而已
則何必立君而為之張官置吏也大抵保甲法不特
除盜固可漸習為兵且省財費惟陛下果斷不恤人
言以行之帝遂變河東北陝西三路義勇如府畿保

富弼不行青苗

甲法未幾，維出知襄州。甲戌，富弼移判汝州。弼在亳州，持青苗法不行，曰：「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提舉官趙濟劾弼沮格詔旨。鄧綰乞付有司鞫治。乃落弼武寧節度使、司平章事，以大僕射移判汝州。王安石曰：「弼雖謫，猶不失富貴。昔繇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答。弼行過應天，謂判府張方平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王安石文學辟以考校。既至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

乃平素惡

楊繪言老成當惜安石惡之

爲人，檄之使出。自是未嘗與語。弼有媿色。蓋弼亦素喜安石也。秋七月丁酉，御史中丞楊繪言：「提舉常平張靚等科配助役錢，一戶多者至三百千，乞少裁損以安民心，不聽。時賢士多引去以避王安石。」楊繪又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八，歐陽修年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聞而深惡之。劉摯爲安石所器，拜監察御史裏行，入見帝。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七
面賜褒諭，因間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為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為聚斂。天下有喜於敢為，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嘗，畏義者以進取為可耻，嗜利者以守道為無能。此風浸成，漢唐黨禍必起矣。因陳率錢助役十害，會楊繪又論提刑趙子幾怒知東明縣賈蕃不禁遏縣民使訟。

劉摯楊繪論
助役之害

助役事，撫以他故，下蕃於獄，而自鞫之。是希安石意指，又言助役之難行者有五。劉摯亦論趙子幾摺撫賈蕃是欲鉗天下之口，乞按其罪。於是安石大怒，使知諫院張璪取繪摯所論助役十害五難行之事，作一難以詰之。璪辭不為，曾布請為之。既作十難，且劾楊繪、劉摯欺誕懷向背，詔下其疏於繪、摯，使各言狀。繪錄前後四奏以自辯，摯奮然曰：為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說。曰：助役斂錢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於內，有大臣

親黨爲監司提舉官行之於諸路其勢甚易矣然曠日彌年終未有定論者爲不順乎民心也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以聞職也今乃遽令分析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不報明日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致於安且治者誰致之邪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搖動舉天地之內無一民

一物得安其所者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環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爲流俗敗嘗害民者謂之爲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椽屬曾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布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

綰布力薦王
秀
勇大言斬琦

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
臣也疏奏安石欲竄摯嶺外帝不許詔貶繪知鄭州
謫摯監衡州鹽倉璪亦落職遣訪察使遍行諸路促
成役書八月以王秀為崇政殿說書秀安石子為
人慄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十萬
言鄧綰曾布力薦之遂有是命秀嘗稱商鞅為豪傑
之士且言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安石一日與程顥
語秀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
新法為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秀大言曰梟韓琦富

鬻諸路坊場
河渡

彌之首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顥曰方與
叅政論國事子弟不可與姑退秀不樂九月鬻諸
路坊場河渡募人承買收取淨利歲收六百九十八
萬六千緡穀帛九十七萬六千六百石匹有奇既而
司農并祠廟鬻之聽民為賈區其中冬十月以鮮
于侁為利州轉運副使初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
數利州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侁時為判官爭
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遂各為奏時
諸路役書皆未就帝是侁議諭司農曾布使頒以為

李瑜多定利
州路助役錢
數鮮于侁爭
減之帝黜瑜
而擢侁

仇素惡安石

式因黜瑜而擢仇副使兼提舉嘗平初王安石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為相仇惡其沽激要君嘗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及安石用事仇乃上書論時政曰可為憂患者一可為太息者二其他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槩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帝稱其有文學可用安石曰何以知之帝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既為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使詰之仇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哉蘇軾稱仇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

仇誌部民不請青苗錢

民以為三難

富弼致仕

五年春正月己亥置京城邏卒察謗時政者收罪之三月富弼致仕弼至汝州兩月即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復授司空武寧節度使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帝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嘆者即當至矣其敬之如此丙午行市易法六市易司皆隸焉夏四月丙午行保甲養馬法詔開封

行市易法

法
行保甲養馬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七
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詔曾布等上其條約凡陝西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值令自市先行于開封府及陝西五路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逋償者保戶馬死保戶

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其後遂通行于諸路

安石欲罪李
評帝不聽遂
求去不許

王安石求去位帝不許先是樞密都承旨李評喜論事帝多從其言又嘗極言助役不便安石惡之會評妄奏罷閣門官吏安石言其作威福必欲罪之帝亦謂評有罪然未始罪評也明日安石入見乞東南一郡帝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朕鄙鈍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天下事方有緒卿何得言去安石固請帝曰卿得非以李評事謂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誥知卿屬以天下事如呂

頒方田均稅法

誨比卿少正卯盧杞朕不為惑豈更有人能惑朕者
 未幾安石復自齋表入請帝不視以表授安石固令
 就職八月甲辰頒方田均稅法帝患田賦不均詔
 司農重定方田及均稅法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
 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
 為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
 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壩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
 叅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
 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為地符
 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為限舊嘗收感奇零
 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為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為寸之
 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
 皆禁若瘠鹵不毛及眾所食利山林院塘溝路墳墓
 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為峯植其野之所宜木
 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帳有戶帖其分烟析
 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為正
 令既具乃以鉅野縣尉王曼為指教官先自京東路
 行之諸路倣焉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七

四十五

安石排罷彥博

六年夏四月己亥文彥博罷彥博久居樞密以王安石多變舊典言于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勵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徧而不舉之弊爾安石知爲已而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若萬事隳脞乃西晉之風何益于治及市易司立至果實亦官監賣彥博以爲損國體歛民怨致華嶽山崩爲帝極言之且曰衣冠之家罔利于市縉紳清議尚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天意有不示警者乎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於官何利焉彥博求去益力遂以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府九月收免行錢先是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責辦下逮貧民浮販類有陪折呂嘉問請約諸行利入厚薄令納錢以賦吏祿與免行戶祇應而禁中賣買百貨并下雜買場務仍置市司估物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焉至是行之

七年夏四月癸酉權罷新法自去歲秋七月不雨以

至于月帝憂形于色嗟嘆懇惻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嘗數堯湯所不免陛下即位以來累年豐稔今旱暵雖久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初光州司法叅軍鄭俠爲安石所獎拔感其知己思欲盡忠及滿秩入京安石問以所聞俠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

鄭俠發馬遞
上流民圖帝
權罷新法安
石收俠治罪
新法復行

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至是俠監安上門會歲饑征歛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曠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披瑣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乃繪所見爲圖及疏言時政之失詣閣門不納遂稱秘急發馬遞上之其略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作圖來上並無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覽亦可流涕况於千萬里

之外哉。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卽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遂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嘗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謹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甲戌，輔臣入賀雨，帝出俠圖及疏示輔臣。問王安石曰：「識俠否？」安石曰：「嘗從臣學，因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獄。

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于帝曰：「陛下數年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于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暫罷。丙戌，王安石罷，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叅知政事。安石執政六年，更法度，開邊疆，老成正士，廢黜殆盡，儂慧巧佞，超進用事，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太皇太后嘗乘間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后又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

之者甚衆，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曰：羣臣惟
 安石爲國家當事。時帝弟岐王顥在側，因進曰：太后
 之言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邪？汝自爲之。
 顥泣曰：何至是邪？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帝
 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
 自安，遂求去位。帝再四勉留，安石請益堅，乃以觀文
 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呂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日投甌
 留之。安石感其意，因乞韓絳代已，而惠卿佐之。帝從
 其請，二人守其成規，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

安石去位薦
 絳惠卿自代

卿爲護法，善神惠卿懼中外有議新法者，乃作書遍
 遺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詔，言終不以
 吏違法之故爲之廢法。故安石所建無所更復。五
 月，三司使曾布提舉市易司。呂嘉問罷，先是呂嘉問
 提舉市易，連以羨課受賞。帝聞其擾民，以語王安石。
 安石對曰：嘉問奉法在公，以是媒怨。帝曰：免行錢所
 收細瑣，市易鬻及果實、冰炭，大傷國體。安石力辯，至
 譏帝爲叢脞。不知帝王大略。帝曰：卽如是，士大夫何
 故以爲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析。及帝以

曾布呂嘉問
 並罷

旱故命韓維孫永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條析奏曰朝廷所以許民輸錢免行者蓋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祇承又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屈今取於民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觸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之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時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其上及曾布

代向懷不能平會帝出手札詢布布訪于魏繼宗具上嘉問多收息干賞挾官府而爲兼并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詔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脅繼宗使誣布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不可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爲平準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若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駸駸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於簡牘

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
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領之。
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
薦惠卿矣。及惠卿執政。遂治前獄。劾布沮新法。出知
常州。以章惇為三司使。秋七月。立手實法。時免役
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創手
實法。其法官為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
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
粟而輒隱落者。許告獲實。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式

惠卿用呂和卿計創手實法。蒲宗孟言其便。

示民。令依式為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
為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叅會通縣役
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於是民家尺椽寸
土。簡括無遺。至於鷄豚。亦徧抄之。民不聊生。初。惠卿
制是法。然猶灾傷五分以上。不預。荆湖訪察使蒲宗
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
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於是益困
矣。冬十月。庚辰。置三司會計司。初。帝嘗患增置官
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

王安石韓絳
章惇請置三
司會計司

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安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安石
又欲盡祿天下之吏帝未之許而三司上新增吏祿
歲至緡錢百十一萬有奇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既厚
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賕取
如故往往陷大辟議者不以爲善詔三司帳司會計
是歲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令宰相提舉其事至
是韓絳請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場務坑
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
去其重複歲比較增虧廢置及羨餘橫費計贏闕之

處使有無相通而以任職能否爲黜陟則國計大綱
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亦以爲言乃詔置三司會計
司以絳提舉

鄭俠疏劾惠
卿編管汀州

八年春正月鄭俠上疏論呂惠卿朋黨壅蔽仍取唐
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
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迹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
於崇璟者各以其類復爲書獻之且薦馮京可相并
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毀罵等事惠卿奏爲謗訕今
中丞鄧綰知制誥鄧潤甫治之遂編管俠于汀州御

張璪鄧綰鄧
潤甫承惠卿
旨劾罷馮京
王安國

史臺吏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
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各臣諫疏
二帙授俠曰以此爲正人助馮京與呂惠卿同在政
府議論多不合而王安國素與俠善御史張璪承惠
卿旨劾俠嘗游京之門交通有迹鄧綰鄧潤甫言王
安國嘗借俠奏藁觀之而有獎成之言意在非毀其
兄於是放安國歸田里出京知亳州時俠貶汀州已
行惠卿又令舒亶捕之道搜其篋得所錄各臣諫疏
有言新法事及親友書尺悉按姓名治之獄成惠卿

欲致俠以死帝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嘉豈
宜深罪但徙俠英州初安國任西京國子教授秩滿
至京師帝以安石故特召對問曰漢文帝何如主安
國對曰三代以來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
更制耳安國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于
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羣臣有
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
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
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

安國言安石知人不明聚歛太急

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安國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歛太急爾帝不悅由是止授崇文院校書尋改秘閣校理安國屢以新法之弊力諫安石又嘗以佞人目惠卿故惠卿逐之 二月癸酉復以王安石同平章事初呂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安石故力援引驟至執政惠卿既得志有射羿之意忌安石復用遂欲逆閉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一時朝

惠卿謀害安石鄧綰等挾李士寧之獄以撼之韓絳請復用安石謀遂不行

士見惠卿得君謂可傾安石以媚惠卿遂更朋附之而鄧綰鄧潤甫因李逢之獄又挾李士寧以撼安石安石聞而怨之時韓絳顓處中書事多稽留不決且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惠卿聞之不安乃條列安石兄弟之失數事面奏意欲上意有二上封惠卿所言以示安石安石上表有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須自明義不足以勝姦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安石承召命即倍道而進七日至汴京初蜀人李士寧者得導氣養生之

術自言時已三百歲矣。又能言人休咎。王安石與之有舊。每延於東府。迹甚熟。安石鎮金陵。呂惠卿參大政。會山東告李逢。劉育之變。事連宗子趙世居。御史府沂州各起獄。推治之。劾者言士寧嘗預此謀。敕天下捕之。獄具。世居賜死。李逢。劉育磔于市。士寧決杖流永州。連坐者甚衆。惠卿始與此獄。引士寧。意欲有所誣。蟻會安石再入秉政。謀遂不行。冬十月庚寅。呂惠卿罷。御史蔡承禧論惠卿欺君玩法。立黨肆奸。惠卿居家俟命。中丞鄧綰亦欲彌縫。前附惠卿之迹。

蔡承禧鄧綰論罷惠卿

以媚安石。安石子雱復深憾惠卿。遂諷綰發惠卿兄弟強借秀州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若濟買田共為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竟罷出知陳州。綰又論三司使章惇協濟惠卿之姦。出知湖州。乙未。羣出軫。帝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詔求直言。赦天下。詢政事之未協于民者。程顥應詔論朝政極切。差知扶溝縣事。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晉武帝五年。羣出軫。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

綰劾章惇出外

帝以災異求言安石言羣不足畏

已禪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鄭亦不火有如禪竈未免妄誕况今星工哉竊聞西京以此為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對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卧帝勉慰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凡所進用悉從之鄧綰言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徒使罷訟者趨賞報怨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詔罷手實法

王雱令呂嘉問練亨甫治獄卿獄惠卿訟安石安石咎雱雱志死

九年秋七月鄧綰罷呂惠卿既出守陳而張若濟之獄久不成王雱令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王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卿以狀聞且上書訟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力行於年歲之

縮以誦安石
被黜

間雖失志倒行逆施者殆不如此帝以狀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恚疽發背死帝頗厭安石所為縮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子及婿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縮為國司直而為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帝以縮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冬十月丙午王安石罷安石之再相也屬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帝益厭之乃以使相判江寧府尋改集禧觀使安石既退

吳元不同安
石帝遂相之

充請還司馬
光等數十人

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為呂惠卿所誤也。以吳充王珪同平章事充子安持雖娶王安石女而充心不善安石所為數為帝言新法不便帝察充中立無與及安石罷遂相之充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及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自洛貽書充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於煩苛迫於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做法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別

惠卿發安石
私書帝遂召
用馮京

利害開言路以悟人主之心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
盲失今不治遂為痼疾矣充不能用以馮京知樞
密院事時呂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
及勿令齊年知之語京與安石同年生故云帝以安
石為欺而賢京故召用之

張溥曰王安石之名起於歐陽修文彥博盛於
韓維呂公著一時名賢如周惇頤司馬光范鎮
皆與友善而韓琦富弼又交引為侍從意其人
亦仲尼之徒耶驟秉國鈞中外老成芟除殆盡

巖

向所師事者目為共鯨大言無忌非病狂易何
失○心○若○是○彼○讀○書○深○山○敝○衣○垢○面○懷○文○不○獻○累
召○不○起○博○學○堅○行○譚○堯○舜○薄○公○卿○神○宗○想○慕○青
邱○恐○不○得○當○一○朝○御○極○委○以○社○稷○君○臣○魚○水○寧
特渭濱傅險哉乃銳精變法農田水利青苗均
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天下皆言其
不便而安石獨是之攻之者多助之者少得一
附和知己恨晚呂惠卿投急引重佐以曾布鄧
綰李定等繆相傳會而韓絳以夙昔厚善陰主

其間法雖必行天下已亂且安禮安國其親弟也非兄所爲終不覺悟當日憤憤惟在務伸已說苟一逆我賢者皆不肖天性之親皆仇讐也四顧六合獨有惠卿天子宵旰圖治遊思唐虞輒以堅卧要之同歸敗轍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誤神宗者安石誤安石者惠卿安石已矣其如帝何彼初知鄞起隄堰決坡塘貨穀與民出息以償邑人稱便遂執此以往曰我宰天下有餘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執政非長吏之任也鬪

鶉少年登州婦人二獄朝議法允安石偏抗詖論他日復諫大率類此性實異人猥遭殊眷古來以臣負君未有如安石者也當其名震京師蘇洵獨著辨姦論譏以王衍盧杞在金陵時鮮于侁言用必爲亂嘉祐間上萬言書帝覽而置之安石不易知能知之者仁宗與洵侁耳曾公亮嫉韓琦薦安石以爲間熙寧三年帝以琦言論罷青苗趙抃請俟安石之出遂敗乃事二人固賢猶有此失欲君子勝小人不綦難乎然安

石雖強直為名高其行新法也每結中使惑主
聽為術已下不屑道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八

北海馮琦原編

姪聞升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男永錫

姪孫紹祖同校

玉瑞

學校科舉之制

范仲淹宋郊
等請復古勸
學仁宗遂詔
天下州縣立
學行科舉新
法

仁宗慶曆四年三月乙亥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
新法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
詔近臣議於是宋郊等奏教不本於學校事不察於
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

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士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帝從之。至是，乃詔曰：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可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則夫豪雋竒偉之士，何以奮焉。士以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教學養成之法，使與不肖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敝，而

學者自以爲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大夫之行，更制革敝，以盡學者之才。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務進德修業，無失其時。其令州若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爲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嘗充試者，百日而止。試於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論，次詩賦，通考爲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夏四月壬子，判國子監王

用王拱宸等
言以錫慶院
為太學

胡瑗教授湖
洲詔取其法
為令

拱宸田况王洙余靖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纔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詔以錫慶院為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五月壬申帝至太學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海陵人胡瑗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

事○齋○以○敦○實○學○至是與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式瑗上書請興武學其略曰頃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子監直講內梅堯臣曾注孫子大明深義孫復而下皆明經旨臣曾任丹州軍事推官頗知武事若使堯臣等兼蒞武學每日令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御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略者二三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十年之間必有成效臣已撰成武學規矩一卷進呈時議難之

瑗撰武學規
矩

范仲淹去位
科舉新法遂
罷

五年三月罷科舉新法。范仲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試爲不便，且言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且得人嘗多矣。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前所更令悉罷之。

王安石議變
科舉法

神宗熙寧四年二月丁巳，更定科舉法。從王安石議，罷詩賦及明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士。王安石又謂孔子作春秋，寔垂世立教之大典，當時游夏不能贊一詞，自經秦火，煨燼無存。漢求遺書，而一時儒者附會以邀厚賞，自今觀之，一如斷爛朝報，決非仲尼

之筆也。儀禮亦然，請自今經筵毋以進講，學校毋以設官，貢舉毋以取士。從之。時詔議貢舉，咸謂宜變法。便蘇軾獨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且慶曆固常立學矣，天下以太平可待。至于

今惟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理。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歛民財以養遊士。置學立師。而又時簡不帥教者。屏之遠方。徒爲紛紛。其與慶曆之際何異。至於科舉。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故事。采譽望而罷彌縫。或曰變經生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非也。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裕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爲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帝喜曰。吾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他日王安石言於帝曰。今人材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欲一道德。則當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進士科

詩賦亦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之士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爲於世今欲追復古制則慮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

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卽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籠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舊制進士入謝恩銀百兩至是亦罷之仍賜錢三千爲期集費五月庚寅始命諸州置學官率給田十頃贍士併置小

始命諸州置學官

學教授。冬十月戊辰立太學生三舍法。宋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應蔭者爲之。太學生八品以下子孫及庶人子孫俊異者爲之。試論策經義如進士法。及帝卽位垂意儒學。以天下郡縣旣皆有學。歲時月各有試。程其藝能。以次差升舍。其最優者爲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而特賜之第。遂專以此取士。又以慶曆中嘗置太學內舍生二百人。帝漸增至九百人。至是因言者論太學假錫慶院西北廊甚湫隘。乃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四。自王判

官外。增置直講爲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令中書遴選。或主判官奏舉。釐生員爲三等。始入太學爲外舍。定額爲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三百。內舍升上舍員一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次升舍。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第。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爲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薦之於中書除官。其後增置八十齋。齋三十人。外舍生至二千人。歲一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試補。上舍生彌封謄錄如貢舉法。

劉摯請罷諸路學官煩密之制

六年三月己未置諸路學官更新學制有司立爲約束過於煩密劉摯上疏曰學校爲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行法之所雖羣居衆聚帥而齊之不可無法亦有禮義存焉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以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上若以小人犬豕遇之彼將以小人犬豕自爲而况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其制丁卯詔進士諸科並試明法注官乙亥置律學詔士之涖官以法從事今所習非所學宜置律學設教授四員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

置律學

律令九月辛亥初策武舉之士先是武舉試義策於秘閣武藝於殿前司又殿試則又試騎射又策於庭策武藝俱優爲右班殿直武藝次優爲三班奉職又次借職末等三班差役初樞密院修武舉法不能答策者答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不曉理者無補於事先王收勇力之士皆屬於車右者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至是始策武舉之士

從王安石言策武舉之士

八年六月己酉王安石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

頒行王安石
三經新義及
字說傳注悉
廢

進帝謂之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義其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於學官號曰三經新義一時學者無不傳習有司純用以取士安石又為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習之自是先儒之傳注悉廢矣

九年三月甲戌親策進士並試律義斷案

司馬光請立
經明行修科

哲宗元祐元年夏四月辛亥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

從劉摯言命
程頤等修定
學制

主毋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立身行已惟懼玷缺所謂不言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於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官各舉經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與升甲罷謁禁之制五月戊辰命程頤等修定學制大學自蔡確起大獄連引朝士有司緣此造為法禁煩苛凝密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御史中丞劉摯以為言至是命程頤孫覺顧臨同太學長貳考詳修定條制頤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

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任委，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秋七月癸酉立十科舉士法。舊制銓注有格，槩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以擇材。故令內外官皆得薦舉，其後被舉者既多，除吏愈難。神宗卽位，乃革去奏舉，而槩以定格。于是內外舉官法皆罷。但令吏部審官院叅議選格，及帝卽位，左司諫王巖

王巖叟請復
內外舉官法

叟言自罷辟舉而用選格，可以見功名，而不可以見人才。于是不得已而用其平日之所信，故有踏逐申差之目，踏逐實薦舉而不與同罪。且選才薦能，而謂之踏逐，非雅名也。况委人以權，而不容舉其所知，豈爲通術。遂復內外舉官法。司馬光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臯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指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

司馬光請設
下科舉士并
結罪保舉

狹士有恬退滯淹或孤寒遺逸豈能周知若專引知
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達
官各舉所知然後克叶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朝廷
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有官無官
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
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
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
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
備顧問科同經術舉人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

同經術舉人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
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
令能斷請讞科舉有官人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事
中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
大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於十
科內舉三人仍具狀保任中書置籍記之異時有事
須材卽執政按籍視其所嘗被舉科格隨事試之有
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
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繆舉

之罪所貴人人重慎所舉得才光又言朝廷執政惟八九人若非舊交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採訪毀譽則情偽萬端與其聽遊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謁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譴責無所寬宥則不敢妄舉矣詔從之

二年春正月戊辰詔母以老子列子命題試士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

呂公著請禁老莊命題及王氏新學

公著請復制科

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弊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母得專取王氏尋又禁母得引用王氏字說夏四月丁未呂公著請復制科詔曰祖宗設六科之選策三道之要以網羅天下賢俊先皇帝興學校崇經術以作新人材變天下之俗故科目之設有所未遑今天下之士多通於經術而知所學矣宜復制策之科以

徠拔俗之才。禪于治道。蓋乃帝王之道。損益趨時。不
必盡同。同歸于治而已。今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科。自今年爲始。

分經義詩賦
爲兩科試士

四年夏四月戊午。分經義詩賦爲兩科試士。罷明法
科。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
注。及已說。又言舊明法最爲下科。今中者卽除司法。
敘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立經義詩賦兩科。
罷試律義。凡詩賦進士。於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左
傳內聽習。一經初試本經義一道。論孟義各一道。次

試賦及律詩各一首。次試論一首。末試子史時務策
二道。凡四場。其經義進士須習兩經。以詩禮記周禮
春秋爲大經。書易公羊穀梁儀禮爲中經。願習二大
經者聽。不得徧占兩中經。初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
一道。孟子義一道。次試論策。亦四場。兩科通定高下。
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專經者以經義定取舍。
兼詩賦者以詩賦爲去留。其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
之。自復詩賦。士多鄉習。而專經者十無二三矣。初司
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

光請罷明法
科

學又當先於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于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為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明法科

復置通禮科

六年夏四月乙未復置通禮科先開寶中改鄉貢開元禮為通德熙寧中嘗罷試科至是禮官以為言乃復置以試士

八年三月庚子詔御試舉人復試詩賦論三題中書請御試復用祖宗法且言士子多已改習詩賦太學生員總三千一百餘人而不兼詩賦纔八十二人耳遂下是詔

詔進士專習經義罷習詩賦
改置宏詞科以試進士

紹聖元年閏四月罷十科舉士法五月甲辰詔進士專習經義罷習詩賦三省上言今進士純用經術如詔誥章表等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闕者若悉不習試之何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於是改置宏詞科歲詔進士登科者請試試者雖多所取無過五人

詞格超異者特奏命官 六月申除引用王安石字說之禁

二年夏四月丁亥詔依元豐置律學博士 五月乙巳命蔡卞詳定國子監三學及外州學制

蔡京請興學貢士又請建外學

徽宗崇寧元年八月甲戌蔡京請興學貢士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下舍入下等補內舍餘居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京又請建外學乃詔即京城南門外營建賜名辟雍外圓內方為

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學專處上舍內舍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於是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

京奏罷科舉法

三年九月罷科舉法時雖設辟雍太學以待士之升貢者然州縣猶以科舉貢士蔡京以為言遂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凡試禮部法皆罷而每歲試上舍生則差知舉如禮部法云

立詞學兼茂科

四年五月甲寅立詞學兼茂科帝以宏詞科不足以

致文學之士。故改立是科。歲附貢士院試。中格則授館職。歲不過五人。行三舍法於天下。

張溥曰。三代以後。文治首宋。然藝祖初受命。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諸科。招徠四方。鮮有應者。舉人到闕。陳習武韜。帝怒。欲隸之兵。號呼謝罷。學校之設。實始慶曆。時開國幾八十年。歷君凡四世矣。唐世興學設科。專尚詩賦。天下競聲偶。趨祿利。蕭統文選。尊爲六經。自楊綰鄭餘慶。鄭覃以大儒輔政。議抑進士之業。優學科。先經誼。

後辭賦。終已莫行。宋振五代流風。不改。范仲淹執政。志在復古。請興學校。本行實。科舉新法。方張卽廢。王安石起于熙寧。罷詩賦。明經。專以經義論策試士。去聲病記誦之陋。修廣厲學官之實。卽仲淹議也。海內喧譁。學徒迸散。此曷故哉。仲淹之言。天下之公也。安石之言。一人之私也。安石欲學者之從已。則懸科第以餌之。欲科第之盡出其學。則倡一道德同風俗之說。以籠之。變聲律爲議論。變墨義爲大義。其說未嘗不仿。

于胡瑗之經義治事。歐陽修之先試論策而究之。所謂議論皆王氏之新法。非祖宗之成憲也。所謂大義皆王氏之新經。非孔孟之遺訓也。葉祖洽對策阿諛。特擢第一。孔文仲毀薄時政。竟罷制科。至顏復策問王莽。蘇嘉極論爲非。安石卽怒逐學官。更以私人判監。科舉之更三舍之設。飛語之罰。升舍之獄。無非崇私學。樹黨羽。名一道德。而道德先喪。名同風俗。而風俗益紛。紹聖崇寧間。大憲當國。立科造士。咸以尊經書。抑

史學廢。詩賦爲言。然爲荆舒三義。則託尊經爲涑水通鑑。蘇黃唱酬。則斥詩史外。託正論曲售。姦回羣邪充塞。豈真知六籍藝文優劣哉。論策之說。旣文姦而誤國。則詩賦之說。復軼起而間勝。姚康曰。顏孔爲心者。雖日視淫靡。莫遷其操。桀跖爲行者。雖日聞仁義。莫治其性。蘇軾曰。上以孝取。則割股廬墓。上以廉取。則弊車羸馬。痛言人情。著明深切。於是畢世之趨。一之於文鄉。舉里選。不得已而爲糊名鎖廳。以無心之遇。望。

其拔十得五斯已難矣古之取士以人今之取士以天防奸之法愈密而得人之效愈疎非大興教養善治無繇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八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九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元豐官制

神宗元豐三年六月丙午詔中書詳定官制國初承唐制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亦無定員類以他員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

神宗詔中書
詳定官制

正官名

詳定官制所
上寄祿格

亦不任諫諍其官人授受之別有官有職有差遣凡
仕者以登臺閣升禁從為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為
榮滯以差遣要劇為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為
輕重議者多以正名為請帝慨然欲更其制乃置詳
定官制局于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璪樞密副使承旨
張誠一領之九月乙亥正官名以開府儀同三司
易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特進易左右僕射自是以
下易各有差詳定官制所上寄祿格下詔行之凡
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寄祿議者又

帝欲用司馬
先為御史大
夫王珪蔡確
以計阻之

欲罷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
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帝嘗謂執
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指御史大夫曰非司
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
曰上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
之因薦俞充帥慶使上平西夏策其意以為既用兵
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
四年秋七月巳酉詔定選格初太祖設官分職多襲
五代之制稍損益之凡入仕有貢舉奏蔭攝署流外

令崔台符等
定選格悉歸
銓部

從軍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兩京諸司六品以下官，皆無選。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主之；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其後典選之職分爲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帝自卽位，欲更制度，建議之臣以爲唐銓與今選殊異，雜用其制，則有留礙煩紊之弊。乃詔內外官司舉官悉罷，令大理卿崔台符同尚書吏部審官東西三班院議選格，遂定銓注之法，悉歸銓部以審官東院爲尚書左選，流內銓爲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爲尚書右選，三班院爲侍郎右選。於是吏部有四選之法，文臣寄祿官自朝議大夫，職事官自大理正以下，非中書省敕授者，歸尚書左選；武臣升朝官自皇城使，職事官自金吾階衛仗司以下，非樞密院宣受者，歸尚書右選。自初仕至州縣幕職官，歸侍郎左選；自借差監當至供奉官軍使，歸侍郎右選。凡應注擬升移敘復蔭補封贈酬賞，隨所分隸投勘合格，團甲以上，尚書省若中散大夫閣門使以上，則列選敘之狀上

罷內外長吏
舉官法并罷
堂除

中書省樞密院得畫旨給告身祖宗以來中書有堂
選百司郡縣有奏舉雖小大殊科然皆不隸于有司
王安石言于帝曰中書總庶務今通判亦該堂除選
徒留滯不能精擇宜歸諸有司帝曰唐陸贄謂宰相
當擇百官之長而百官之長擇百官今之審官苟得
其人安有不能擇百官者哉欲罷堂選曾公亮執不
可而止至是既罷內外長吏舉官法堂除亦廢

五年二月癸丑頒三省樞密六曹條制癸酉以王
珪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為尚書右僕射兼中

蔡確陰奪王
珪相權

書侍郎章惇為門下侍郎張璪為中書侍郎蒲宗孟
為尚書左丞王安禮為尚書右丞初議官制蓋倣唐
六典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審復尚書受而行
之三省分班奏事並歸中書確說珪曰公久在相位
必得中書令珪信不疑確乃言於帝曰三省長官位
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
以為然故確各為次相實顛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
下雖為首相拱手而已

張溥曰官制之不一也秦更周制王莽更漢制

煬帝更隋制，武后玄宗更唐制，蔡確蔡京更宋制，皆亂亡隨之。有國家者，命官出治，固無取于多變哉。宋興失制，名號品秩咸襲唐舊，三省六曹二十四司九寺五監，互以他官典領，名實抵迂。貞仁以來，田錫孫何楊億吳育等屢請正名，未遑釐定。元豐中，神宗覽唐六典，慨慕周官肇新厥制，百官領空名者一切罷去，易之以階臺省寺監司曹各還其職。於是長吏正治則察月御史，旁治則察季都省，統治則察歲法彬彬矣。

乃論者訾之曰：宰執侍從之遷爲一等，卿列館職之遷爲一等，進士爲一等，世賞雜流各爲一等，此舊制也。昔之流品甄別，今之流品混淆。昔之官品難于進，今之官品易于高。昔以一官治者，今析爲四五；昔以一吏主者，今增爲六七。畢仲游心傷其弊，有正階正品正事之議。然則元豐改制徒冗官多事於治，無益也。夫藝祖太宗之世，朝廷清明，君相一德，中外官大任使，大黜陟，天子必與兩府大臣公聽並觀，論定後遣百

司庶府出入分蒞皆得以其職自達于上體統
正而事權通即無定員專任治猶有餘熙豐之
制祖宗恩澤裁省無幾而律令入官格目加優
王安石變易條例增置提舉率貪進喜事之人
曾鞏患其費國司馬光惡其病民憂亂不暇何
言建革哉蔡確欲奪相權則奏請中書造命章
惇適官門下則不廢合班奏事太師異數累朝
慎重趙普文彥博而下未或假借蔡京則儼然
有之而童貫封郡王梁師成官太尉遂並體無
忌○小○人○更○制○但○知○利○已○寧○識○治○亂○人○主○不○先○急
人○而○惟○法○之○務○未○見○其○能○理○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九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西夏用兵

英宗治平三年夏四月夏人寇邊經略使蔡挺擊走之先是夏主諒祚遣吳宗來賀即位宗語不遜詔諒祚懲約宗諒祚不奉詔而出兵秦鳳涇原抄熟戶擾邊塞殺掠人畜以萬計遂寇大順城環慶經略使蔡

蔡挺使趙明擊敗夏人諒祚中流矢遁去

挺使蕃官趙明擊之諒祚哀銀甲瓊帽督戰挺先遣強弩列壕外注矢下射諒祚中流矢遁去徙寇柔遠挺又使副總管張玉以三千人夜出擾營賊驚潰退屯金湯聲言益發十萬騎圍大順會朝廷發歲賜銀幣知延州陸詵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折誚則國威不立因留止不與移牒宥州問故諒祚遂大沮盤桓塞下因遣使謝罪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初諒祚入寇韓琦議停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琦曰諒祚狂

陸詵留歲幣策與韓琦合諒祚遂歸款

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會陸詵策與琦合而諒祚果歸款帝顧琦曰一如卿料也

四年春夏主諒祚遣使獻方物謝罪時神宗新即位因賜詔曰朕以夏國累年以來數興兵甲侵犯邊陲驚擾人民誘迫熟戶去秋復直寇大順圍迫城寨焚燒村落抗敵官軍邊奏累聞人情共憤羣臣皆謂夏國已違誓詔請行拒絕先皇帝務存含恕且詰端由庶觀逆順之情以決衆多之論逮此遜章之稟命已

種諤襲虜
名山西方
兵自此始

悲仙馭之上賓朕纂極云初包荒在念仰循先志俯
諒乃誠既自省于前辜復願堅于永好苟奏封所敘
忠信無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安民保福不亦休
哉冬十月癸酉青澗守將種諤襲虜夏監軍嵬名
山遂復綏州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弟夷山請
降于種諤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盃名山
小吏李文喜受之陰許歸款而名山秦之知也諤即
以聞且欲因取河南地知延州陸詵言以衆來降情
偽未可知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詔詵召諤問狀且

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乃共奏三策令募府張穆之
入奏穆之因受向指詭言必可成帝意詵不協力徙
之秦鳳諤不待命悉起所部兵長驅而進圍名山帳
名山不得已舉衆從諤而南得首領三百戶萬五千
兵萬人遂城其地夏人來爭諤擊敗之詵初劾諤擅
興之罪欲捕治之未果而徙秦之命至西方用兵自
此始種諤既受嵬名山降迨十一月夏主諒祚乃
詐爲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邊釁復起朝議
以諤生事欲棄綏誅諤陝西宣撫王管機宜文字趙

夏諒祚誘殺
楊定等朝議
棄綏州趙高
韓琦爭之乃
止

安置种諤於
隨州

高言虜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各山
舉族來歸當何以處又遺書執政請存綏以張兵勢
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
不從乃改命韓琦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初言綏不
當取及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棄樞密以初議詰
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時言者交論种諤乃下吏
貶諤四官安置隨州是月郭逵詢得殺楊定等首領
姓名李崇貴韓道善夏王諒祚乃錮崇貴等以獻
神宗熙寧元年三月庚辰夏王諒祚死子秉常立遣

其臣薛宗道等來告哀帝問殺楊定事宗道言殺人
者已執送之矣及李崇貴等至言楊定奉使諒祚嘗
拜稱臣且許以歸沿邊熟戶諒祚遺之寶劍寶鑑及
金銀物初定歸時上其劍鑑而匿其金銀言諒祚可
刺帝喜遂擢知保安軍既而夏人失綏州以為定賣
已故殺之至是事露帝薄責崇貴等而削定官没其
田宅萬計遣劉航冊秉常為夏國主

三年八月己卯夏人寇環慶州以韓絳為陝西宣撫
使先是夏人築開訛堡知慶州李復圭合番漢兵三

夏人寇環慶
州以韓絳為
陝西宣撫使

千遣裨將李信劉甫禦之信等大賂而還復圭懼欲
自解既執信等斬之復出兵追夏人殺其老幼二百
以功告捷至是夏人大舉入環慶攻大順城柔遠砦
荔原堡兵多者號二十萬少者不下一二萬屯于榆
林游騎至慶州城下九日乃退鈴轄郭慶等數人死
焉韓絳請行邊王安石亦請絳曰朝廷方賴安石臣
宜行乃以絳爲陝西宣撫使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
吏尋命兼河東宣撫使

韓絳使種諤
襲敗夏人

四年春正月己丑韓絳使種諤襲夏人敗之絳素不

習兵事開幕府於延安措置乖方選番兵爲七軍復
以種諤爲鄜延鈴轄知青澗城信任之命諸將皆受
其節制番兵皆怨望絳與諤謀出兵取橫山安撫使
郭遼曰諤狂生耳朝廷徒以種氏家世用之必誤國
事絳奏遼沮軍事召還之既諤帥師襲敗夏人于囉
兀因以衆二萬城焉自是夏人日聚兵爲報復計呂
公弼言諤稔邊患不便宜戒之弗聽已而絳言諤入
夏之功乞加旌賞詔從之三月丁亥夏人陷撫寧
諸城初種諤進築永樂川賞通領二砦分遣都監趙

夏人陷撫寧
諸城詔治諤
罪絳亦坐罷

璞燕達築撫寧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
葭蘆川四砦與河東路修築各相去四十餘里已而
夏人來攻順寧砦遂圍撫寧折繼昌高永能等擁兵
駐細浮圖去撫寧咫尺囉兀兵勢尚完諤在綏德節
制諸軍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悸不
能下筆顧運判李南公涕泗不已由是新築諸堡悉
陷將士沒者千餘人詔棄囉兀城治諤罪責授汝州
團練副使潭州安置絳坐典師敗衄罷知鄧州果不
出郭達所料云

夏人幽其王
秉常

元豐四年六月夏人幽其王秉常知慶州俞充知帝
有用兵意屢請伐夏又言謀報云夏將李清本秦人
說秉常以河南地來歸秉常母梁氏知之遂誅清奪
秉常政而幽之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也帝然之
秋七月庚寅詔熙河經制李憲等會陝西河東五
路之師大舉伐夏而召鄜延副總管种諤入對諤至
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而來爾帝壯
之乃決意西伐方議出師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
不可帝曰夏有釁不取則爲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

詔李憲等會
五路之師伐
夏

曰必不得已請深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
自守帝笑曰此真酈生之說爾時執政有言便當直
渡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爲陛下任此者帝曰朕
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爲之則士大夫
孰肯爲用帝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
帥就使成功兵必爲亂帝諭以無其人呂公著進曰
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
之言是也帝不聽竟命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高
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

李憲復古蘭州

种諤克米脂

高遵裕復通遠軍

進又詔吐蕃首領董壇集兵會伐八月丁丑李憲
總熙秦七軍及董壇兵三萬敗夏人于西市新城庚
申又襲破之于女遮谷斬獲甚衆遂復古蘭州城之
請建爲帥府辛亥鄜延經略副使种諤率鄜延兵
出綏德城以攻米脂夏人八萬來救諤與戰于無定
川敗之遂克米脂冬十月庚午環慶經略使高遵
裕將步騎八萬七千出慶州與夏人戰敗之復通遠
軍种諤遣曲珍率兵通黑水安定堡與夏人遇亦大
敗之內使王中正率涇原兵出麟州渡無定河循水

劉昌祚高遵裕止兵爲夏所敗

北行地皆沙濕士馬多陷沒糗糧不能繼又耻無功遂入于宥州時夏人棄城走河北城中遺民百餘家中正遂屠之掠其牛馬以充食時劉昌祚率番漢兵五萬受高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伐夏旣入境而慶州兵不至昌祚次磨啾隘遇夏衆十萬扼險大破之遂薄靈州城兵幾入門遵裕嫉其功馳使止之昌祚按甲不敢進遵裕至十八日圍城不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以灌營復鈔絕餉道士卒凍溺死遂潰而還餘軍纔萬三千而已夏人躡之復敗昌祚亦還

李憲獨不至靈州

涇原神諤留千人守米脂自率大衆進攻銀石夏州遂破石堡城進至夏州駐軍索家平會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而軍食又乏復值大雪乃引還死者不可勝計入塞者僅三萬人王中正自宥州行至柰王井糧盡士卒死者二萬人乃引還初詔李憲帥五路兵直趨興靈憲總帥東上營于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內殿并其館庫追襲其統軍仁多峻丁敗之次于葫蘆河遂班師時五路兵皆至靈州獨憲不至五年春正月庚子貶高遵裕等官初夏人聞朝廷大

高遵裕等
呂李憲獨不
議罪孫固正
諫不聽

舉母梁氏問策於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
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於靈夏而遣輕騎鈔
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
帝曰朕始以孫固言爲迂今悔無及矣至是討敗師
罪高遵裕責受郢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种諤王中
正劉昌祚並降官李憲欲以開蘭會功贖罪孫固曰
兵法後期者斬况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不可赦帝
以憲有功但令詰其擅還之由憲以餽餉不接爲辭
釋弗誅憲復上再舉之策詔以爲涇原經略安撫制

置使知蘭州李浩副之 三月壬寅鄜延路副總管

憲復上再舉
之策

曲殄敗夏人于金湯 夏四月李憲乞再舉伐夏帝
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
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王安禮曰鈔不可噉
必變而爲錢錢又變爲芻粟今距出征之期纔兩月
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爲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
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
出公卿而出於闔寺朕甚耻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
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

種諤上沈括
城橫山之議

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一
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強，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意也。六月辛亥，環慶經略司遣將與夏人戰，破之。戊辰，曲珍等敗夏人于明堂川。知延州沈括議欲盡城橫山，下瞰平夏，使虜不得絕磧為寇。種諤自以西討無功，遂上其策于朝，且言興功當自銀州始。帝以為然，遣給事中徐禧及內使李舜舉往鄜延議之。舜舉退，詣執政王珪，迎謂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

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廷灑掃之職，豈可當將帥之任？邪？珪無慙色。聞者耻之。徐禧至鄜延，種諤上言：「橫山延袤千里，多馬宜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為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又其次遷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鹽州，則橫山強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徐禧上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

徐禧議城永樂

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阨請先城永樂竊惟銀夏宥三州陷沒百年一日興復實爲俊偉但建州之始煩費不貲若選擇要會建置堡砦名雖非州實有其地舊來疆塞乃自腹心已與沈括議築砦各六諤言若城永樂則西夏必力爭不可帝從禧議詔禧護諸將往城永樂命括移府並塞總兵爲援陝西轉運判官李稷往饋餉禧以諤跋扈奏留諤守延州而自率諸將往築之十四日而成距故銀州二十五里賜名銀川砦禧括及李舜舉等退還米脂以

兵萬人屬曲珍守永樂 九月丁亥夏人陷永樂徐

夏人攻永樂
徐禧不用高
永亨高永能
曲珍之言而
貽死

禧等敗死禧等既城去九日夏人以千騎趨新城曲珍使報禧禧遂與李舜舉李稷往援之留沈括守米脂時夏人三十萬已屯涇原北邊人來告者十數禧曰彼若大來是吾立功名取富貴之日也大將高永亨曰城小人寡又無水泉恐不可守禧以爲沮衆械送延州獄禧抵永樂夏人傾國而至大將高永能曰先至者皆精兵及其未陣急擊之則駭散後雖有至者亦不敢進此常勢也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

成列，執刀自率士卒拒戰。夏人亦衆，進薄城下。珍兵陳於水際，將士皆有懼色。珍白禧曰：「今衆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爲大將，柰何遇敵先自退邪？」乃以七萬人陳于城下。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鷄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旣濟，震盪衝突，大衆繼之。珍銳卒敗奔，還蹂後陣。夏人乘之，珍衆大潰。珍收餘衆入城，夏人圍之厚數里，且據其水砦。珍士卒晝夜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掘井不及泉，渴死者十

六七。至絞馬糞汁飲之，括與李憲援兵及饋餉皆爲夏人所隔，不得前。种諤怨禧不遣救師，城中大急。會夜半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禧舜舉、稷永能皆爲亂兵所害，惟珍裸跣走免。將校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耀兵米脂城下而還，自熙寧以來用兵，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痛悼，爲之不食。自靈武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括諤進攻取之。

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遂致覆敗。自是帝始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于西伐。而夏人亦困弊矣。初，帝之遣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疎，必誤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爲是也。又每臨朝歎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呂公著每爲朕言之。於是徙公著知揚州。

六年二月，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據兩關，李浩閉城拒守。鈐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

王文郁擊敗人

後可守。此張遼所以破合肥也。乃夜集死士七百餘

人，縋城而下，持短刃突之。賊衆驚潰，時以文郁方尉

遲敬德擢知州事。未幾，夏人復分道入寇，亦多爲諸

路所敗。中丞劉摯言：熙河經略使李憲貪功生事，一

出欺罔，避興慶會師之期，頓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

詔貶憲爲熙河安撫經略都總管。五月，夏人寇麟

州神堂砦，知州訾虎躬督兵出戰，敗之。詔虎自今毋

得輕易出入，遇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捍逐，恐失利

損威，以張虜勢。閏月，夏主秉常亦以困弊於兵，令

劉摯劾貶李憲

訾虎擊敗夏人

夏秉常遣使來貢

西南都統昴星嵬名濟移書示涇原劉昌祚乞通好如初昌祚以聞帝諭昌祚答之及入寇屢敗國用益竭乃遣謨箇咩迷乞遇來貢上表曰臣自歷世以來貢奉朝廷無所虧怠至于近歲猶甚歡和不意儉人誣間朝廷特起大兵侵奪疆土城砦因茲構怨歲致交兵今乞朝廷示以大義特還所侵倘垂開納別効忠勤帝賜詔曰比以權強敢行廢辱朕用震驚令邊臣徃問匿而不報王師徂疆蓋討有罪今遣使造庭辭禮恭順仍聞國政悉復故常益用嘉納已戒邊吏毋輒出兵爾亦慎守先盟復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其新復城砦徼循毋出二三里夏之歲賜悉如其舊惟乞還侵疆不許

夏人寇蘭州不克

七年春正月癸丑夏人寇蘭州初李憲以夏人數至蘭州河外而翱翔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之備至是果大舉入寇步騎號八十萬圍蘭州意在必取督衆急攻矢如雨雹雲梯革洞百道並進凡十晝夜不克糧盡引去尋復寇延州德順軍定西城及熙河諸砦九月夏人圍定州城熙河將秦貴敗之

秦貴敗夏人

夏秉常卒子乾順立

司馬光文彥博議棄蘭州米脂等五砦安肅亦路爭之乃止

哲宗元祐元年秋七月乙丑夏國主秉常卒子乾順立初秉常遣訛囉聿求蘭州米脂等五砦神宗不許及帝即位秉常復遣使來請司馬光言此乃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靈夏之役本由我起今既許其內附若靳而不與彼必以為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此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為國耻無乃甚于今日乎羣臣見小志大守近遺遠惜此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願決聖心為億民計文彥博與光合太后將許之光又欲併棄熙

穆衍止棄蘭之議

河○安○肅○固○爭○之○曰○自○靈○武○而○東○皆○中○國○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無○故○棄○之○豈○不○取○輕○於○外○夷○邪○邢○恕○亦○言○此○非○細○事○當○訪○之○邊○人○光○乃○召○禮○部○員○外○郎○前○通○判○河○州○孫○路○問○之○路○挾○輿○地○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纔○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蔽○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乃○止○會○秉○常○卒○遣○使○來○告○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我○永○樂○陷○執○民○當○盡○畫○以○給○還○遣○穆○衍○往○吊○祭○衍○奏○以○為○蘭○棄○則○熙○危○熙○危○則○關○中○震○唐○自○失○河○湟

西邊一有不順則警及京都今二百餘年非先帝英武孰能克復若一旦委之恐後患益前悔將無及矣議遂止尋遣使封乾順爲夏國主

詔以米脂等四砦還夏

五年二月己亥夏人來歸永樂所掠吏士百四十九人遂詔以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還之夏得地益驕秋七月夏人來議分畫疆界

六年九月夏人寇麟州又寇府州

七年冬十月夏人寇環州

紹聖三年冬十月壬戌夏人寇鄜延陷金明砦夏人

夏乾順母子陷金明砦

自得四砦連歲以畫界未定侵擾邊境且遣使欲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朝廷不許夏主乾順乃奉其母率衆五十萬大入鄜延西自順寧招安砦東自黑水安定中自塞門龍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間相繼不絕至延州北百里是月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乾順子母親督桴鼓縱騎四掠知麟州有備復還金明而後騎之精銳者留龍安邊將悉兵掩擊不退金明遂陷守兵二千八百惟五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皆盡將官張輿戰死初帝聞有夏寇

泰然笑曰五十萬衆深入吾境不過數日卽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退

四年夏四月甲辰知渭州章綰城平夏綰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據形勝以徧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砦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板築守戰之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好水川之陰夏人聞之帥衆來襲綰迎擊敗之二旬又二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惇因請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于

章綰城平夏

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八月鄜延經略使

呂惠卿遣王
愍破宥州

呂惠卿復宥州惠卿乞諸路出兵乘便討擊詔河東環慶並聽惠卿期約惠卿遂遣將官王愍攻破宥州尋又奏築威戎威羌二城加惠卿銀青光祿大夫時章惇肆開邊隙故諸道興役進築屢被爵賞

元符元年冬十月己亥夏人圍平夏章綰禦之獲其勇將嵬名阿埋西壽監軍妹勒都逋斬獲甚衆夏人震駭捷至帝御紫宸殿受賀綰在涇原日久嘗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

案創州一城
砦九屢敗夏
人

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擇要害不一
再舉勢將自蹙矣章惇與案同宗言多見采由是創
州一城砦九屢敗夏人而諸路多建城砦以逼夏及
是有平夏之捷夏人不復振

許夏人通好

二年三月丙辰夏人求援於遼遼主遣僉書樞密院
事蕭德崇來為夏人議和仍獻玉帶詔郭知章報之
復書謂若果出至誠深悔謝罪當徐度所宜開以自
新之路冬十月許夏人通好夏人屢敗遣其臣令
能嵬名濟等來謝罪且進誓表詔許其通好歲賜如

舊自是西陲民少安

陶節夫附蔡
京以進築城
案得賞

徽宗崇寧三年十二月以陶節夫經制陝西河東五
路初蔡京任節夫帥鄜延節夫誕妄特甚每進築一
城寨即奏云此西人要害必爭之地未一年自常調
遷至樞密直學士然未嘗遣一騎一卒出塞蓋與虜
戰則有勝負獨進築則無虞又皆遠靈武數百里之
地虜所不至故皆得就功論賞而京方主之故有是
命

四年三月貶王厚于郢州初蔡京使王厚招夏卓羅

蔡京使王厚
招仁多保忠
夏人來寇殺
高永年

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
者章數上京責厚愈急厚乃遣弟詣保忠還為夏邏
者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為夏所殺
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
令以金帛招致之夏乃點兵渭延慶三路各數千騎
出沒聲言假兵于遼而朝廷用京計又命西邊能招
致夏人者毋論首從賞同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安大
加招誘夏王遣使異請皆拒之又令殺其放牧者夏
人遂入鎮戎略數萬口與羌酋谿賒羅撒合兵逼宣

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禦之行三十里為羌人所執
多羅巴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
所遂殺之探其心肝食焉已而羌眾復分大通河橋
以叛新疆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
十八人名敕御史侯蒙往秦州逮治蒙至秦仲武
等囚服聽命蒙喻之曰君輩皆侯伯無庸辱獄吏第
以實對獄既具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
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
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以死是自戕其肢體也

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惟王厚坐逗遛，貶爲郢州防禦使。

劉法大敗夏人

政和五年春正月童貫遣熙河經略使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略使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爲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法與夏右廂軍戰于古骨龍，大敗之，斬首三千餘。二月以童貫領六路邊事，時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各置經略安撫司，以貫統領之。於是西邊之柄皆屬於貫。九月王厚、劉仲武合涇

西邊之柄皆屬童貫

王厚劉仲武攻夏敗績

劉法屠仁多泉城

种師道克藏底河城

劉法敗死童貫以捷聞

原鄜延環慶秦鳳之師，攻夏藏底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童貫匿不以聞，未幾夏人大掠蕭關而去。

六年春正月童貫使劉法、劉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夏仁多泉城，城中力孤守，援不至，乃降。法受而屠之，渭州將种師道克夏藏底河城，師道世衡之孫也。宣和元年三月童貫使熙河經略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欲行，彊遣之，乃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王弟察哥率步騎爲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前軍楊惟忠敗入中軍，後軍焦

夏察哥留震
武城以疲南
朝

安節敗入左軍朱定國力戰自朝至暮兵饑馬渴死者甚衆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蓋朱崐守兵追之斬首而去察哥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于古骨龍仁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爲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武震武在山峽中熙秦兩路不能餉自築城三歲間知軍李明孟清皆爲夏所殺至是城又將陷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時諸將所築城砦皆不毛夏所不爭之地而關輔爲之

蕭條矢劉法旣敗死童貫乃以捷聞受賞者數百人

六月夏人遣使納款詔童貫罷兵

張溥曰西事之不靖也一敗于种諤之復綏州二敗于王韶之謀河湟三敗于俞充之請西伐四敗于徐禧之城永樂然河湟之策非盡不可行者也西北自武威以南至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其地可耕其民可使欲取西夏先復河湟欲復河湟先結沿邊羌種漢招西域而匈奴斷臂唐棄維州而吐蕃復強前鑒不遠韶言非妄

宋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所失者王安石梗李師中議行之無序耳王韶
至秦欲築渭涇上下兩城立屯宿重兵撫納洮
河李師中則恐發兵生疑請先招撫青唐武勝
及洮河諸番族諸番族既叛夏則必乞修城砦
因○其○所○欲○發○兵○助○築○夏○人○鈔○畧○可○以○斷○絕○本○部
之○意○先○築○城○而○後○招○撫○本○師○中○之○意○先○招○撫○而
後○築○城○二○策○無○大○牴○牾○也○廟○筭○專○懷○先○後○乖○方
撫寧挫折西兵日剽雖戰捷木征功不補患矣
夏主諒祚。任意無能。遠遜元昊。秉常既立。守成

猶父不聞跳躍熙寧之際邊臣開釁曲在朝廷
元豐不懲復謀大舉竟以俞充一言五路並發
李憲握兵諸將逗撓靈州師潰憲又不至上策
再舉更任征伐夫多魚漏師寺貂爲崇相州大
敗罪在朝恩憲本闖腐謬膺大帥辱國已甚敗
而不誅赦而復任蘭州之寇宜其及也橫山築
城議發沈括徐禧贊之及至鄜延又忽變策改
城永樂夏人來攻城陷軍沒禧與李舜舉李稷
高永能等皆敗死同室造車臨岐異轍顛躓之

禍獨國受耳說者謂靈州之役荀林父之戰郟也永樂之役楚囊瓦之城郢也种諤以開疆坐貶而屢預西謀韓絳以宰相行邊而喪師復召安石主兵成敗之際若罔聞焉國旣無法又誰與立功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一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一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熙河之役

神宗熙寧三年冬十月貶秦鳳經略使李師中知舒州先是建昌軍司理王韶詣闕上平戎三策以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欲復河湟當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種自威武之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

王韶上平戎
三策請招撫
唃噠征

安石使韶移
市易司于古
渭

漢郡其地可以耕而食其民可以役而使幸今諸羌
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併合而兼撫之時也且唃氏
子孫瞻征差盛為諸戎所畏若招撫之使糾合宗黨
制其部族於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
之上也帝異其言召問方略王安石以為奇請以韶
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韶請築渭涇上下兩城
屯兵以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師中以為不便韶
師中罷帥事韶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
願置市易司稍籠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乞假官

錢為本韶秦鳳經略司以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命韶
領市易事師中言韶所指田乃極邊弓箭手地耳又
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
所失安石主韶議為削師中職徙知舒州而以竇舜
卿知秦州與內侍李若愚按閒田所在僅得地一項
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舜卿若愚奏其欺安石又為謫
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乃進韶太子中允
四年八月命王韶主洮河安撫司事時議取河湟自
古渭砦接青唐武勝軍應招納番部市易募人營田

俞龍珂歸朝
賜姓名包順

帝從張守約
言以古渭砦
為通遠軍

等事並令王韶主之。韶至秦會諸將，以部番俞龍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羈縻之，議先致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遂留宿。明日，兩種皆遣其豪隨韶，以東龍珂率其屬十二萬口內附。龍珂既歸朝，自言平生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姓名。帝如其請，賜姓名包名順。

五年五月，以古渭砦為通遠軍，帝志復河隴，會定州駐泊都監張守約請以古渭為軍根本，隴右帝從之。以王韶知軍事，行教閱法。八月，秦鳳路沿邊安撫

王韶破諸羌
遂城武勝

言措置洮河
不與計

王韶引兵擊吐番乞神平，破蒙羅角、抹耳、水巴等族。初，諸羌各保險，諸將謀置陣平地。韶曰：「賊不舍險來，闔則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地，當使險為吾有。」乃徑趨抹邦山，壓敵軍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鬪師小却。韶躬環甲冑，麾帳下兵逆擊之。羌大潰，焚其廬帳而還。洮西大震，會木征渡河來援，餘黨復集。韶戒別將由竹牛嶺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遇瞎征首領瞎藥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為鎮。洮軍韶言措置洮河，只用回易息錢，未嘗輒費官本。文彥博

財

瞻藥等來降
賜姓名包約

日工師造屋初必小計冀人易於動工及既興作知不可已乃方增多帝曰屋壞豈可不修王安石曰王者善計自有忖度豈為工師所欺也彥博不復敢言由是韶進討敢肆欺誕朝廷不與計財冬十月置熙河路領熙河洮岷州通遠軍升鎮池軍為熙州以王韶為經略安撫使兼知熙州然河洮岷三州猶未能復也十一月河州首領瞻藥等來降以為內殿崇班賜姓名包約

六年二月王韶復河州獲木征妻子九月岷州首

木令征以岷
州降

領木令征以其城降初王韶既復河州會降羌叛韶回軍擊之吐番木征遂據河州韶進破訶諾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陜隘釋馬徒行或日至六七木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木令征聞先聲遂以城降韶入岷州於是宕洮疊三州羌酋皆以城附韶軍行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捷書至帝御紫宸殿受羣臣賀解所服玉帶賜王安石進韶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

景思立敗死

木征寇岷州

七年二月知河州景思立與吐蕃別將戰於踏白城敗死三月壬寅木征寇岷州木征雖屢敗而董瓊別將青宜結鬼章之眾復數擾河州屬蕃時王韶入朝景思立既敗死木征勢復熾遂寇岷州刺史高遵裕遣包順擊走之是月遣使分行諸路募武士赴熙河夏四月木征復寇河州圍之時賊勢方盛王韶自京師還至興平聞之乃與李憲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城守韶命撤之選兵得二萬人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攻其所恃則圍自

水征為詔所敗而降賜姓名趙思忠

瓊納支大鬼章

解乃直趨定羌城破西番結河川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水征知援絕拔柵去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踏白城後焚賊八十帳斬首七千餘級木征窮蹙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乞降韶受之送木征赴京師初景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議欲棄熙河帝為之盱食數下詔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以木征為營州團練使賜姓名趙思忠八年十二月以王韶為樞密副使

九年二月吐蕃鬼章寇五牟谷蕃將藺瓊納支大破

帝遣李憲措
置鬼章

之 十二月鬼章聚兵洮岷，脇新附羌多歸之。帝遣
內侍押班李憲乘驛往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
皆受節制。御史彭如礪等極論其不可，且言鬼章之
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章
再上不聽。

王韶罷

十年二月王韶罷。韶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勤兵遠略，
歸曲朝廷。帝亦不悅，數以母老乞歸，乃出知洪州。韶
鑿空開邊，驟躋政地，然用兵有機略，臨出師，召諸將
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常夜卧帳中，前部遇敵

矢石已及，呼聲振山谷，侍者股栗，而韶鼻息自如。人

服其量。夏四月，賜熙河路兵特支錢，戰死者賜帛。

十一月，以宗哥首領青宜結鬼章為廓州刺史，阿

令骨為松州刺史。

哲宗元祐二年八月，岷州將种誼復洮州，執鬼章青

宜結檻送京師。初，董璫既死，養子阿里骨嗣為邈川

首領，逼鬼章使率其眾據洮河岷州。誼等帥師執之，

遣居秦州，聽令招其子結哱斲及部屬以自贖。阿里

骨懼，乃上表謝罪。

復洮州
置鬼章青宜

元符二年秋七月洮西安撫使王瞻取吐蕃邈川青唐降其酋瞎征初阿里骨死子瞎征嗣瞎征性嗜殺部曲睽貳大酋心牟欽瓊等有異志以瞎征季父蘇南党征雄武譖殺之其黨皆死獨籤羅結得逃奉董瓊疎族溪巴温之子杓梭據溪哥城瞎征攻殺杓梭籤羅結奔河州說知州王瞻以取青唐之策瞻言于朝章惇許之至是瞻引兵趨邈川守者以城降瞻留屯之瞎征自知其下多叛乃脫身自青唐來降于瞻詔以胡宗回帥熙河以節制之 八月城會州元豐

瞎征知下多叛自青唐來降王瞻

中雖加蘭會與熙河為一路而會州實未復至是始城會州以西安城北六砦隸之 閏九月吐蕃龍梭復據青唐王瞻擊降之詔以青唐為鄯州邈川為湟州初瞎征既降于王瞻而瞻與總管王愍爭功交訟于朝於是青唐大酋心牟欽瓊迎溪巴温入城立木征之子隴梭為主其勢復張瞎征大懼自髡為僧以祈免熙河師胡宗回督瞻進師瞻急攻隴梭及心牟欽瓊等皆出降瞻入據其城以青唐為鄯州瞻知州事邈川為湟州王厚知州事

心牟欽瓊立木接瞻擊降

錢羅結歸部
復叛朝議棄
鄯湟州以昇
吐蕃贍自縊
死

三年三月詔棄鄯湟州以昇吐蕃初王贍留鄯州縱
所部剽掠羌衆携貳心牟等結諸族帳謀反贍擊破
之悉捕斬城中羌積級如山贍又諷諸羌酋籍勝兵
者皆湟其臂無應者錢羅結請歸帥本路爲倡贍聽
之去遂嘯聚數千人圍邈川夏衆十萬助之城危
甚苗履姚雄帥所部兵來援圍始解贍因棄青唐而
還溪巴温與其子溪賒羅輒據之羣羌復合兵攻邈
川王厚亦不能支朝論請並棄邈川且謂隴巖乃木
征之子遂命知鄯州賜姓名曰趙懷德其弟邪辟勿

丁哱曰懷義同知湟州加驍征懷遠軍節度使而貶
贍于昌化軍厚于賀州胡宗回奪職知蘄州贍至穰
縣自縊死

蔡京薦高永
年王厚爲帥

徽宗崇寧元年十二月蔡京論前宰執韓忠彥等議
棄湟州失策復薦高永年王厚爲帥從之

童貫監洮
西軍

二年夏四月詔宦者童貫監洮西軍六月童貫復
湟州初蔡京復開邊還王厚前職會羌人多羅巴奉
谿賒羅撒謀復國趙懷德畏偪奔河南種落更挾之
以令諸部朝廷患衆羌扇結遂命王厚安撫洮西合

兵十萬討之京又與內客省使童貫善因言貫嘗使
陝右審悉五路事宜與諸將之能否請以貫用李憲
故事監其軍帝從之貫至湟州適禁中太乙宮火帝
下手扎止貫毋西兵貫發視遽納鞞中厚問故貫曰
上趣成功耳遂行多羅巴知王師且至集眾以拒厚
聲言駐兵而陰戒行羌備益弛乃與偏將高永年異
道而進多羅巴三子以數萬人分據要害厚擊殺其
二子唯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遇多羅巴與俱遁厚
遂拔湟州捷聞進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降德

王厚擊殺多羅巴二子遂拔湟州

音於熙河蘭會路論棄湟州罪貶韓忠彥為磁州團
練副使安燾為邠州團練副使曾布為賀州別駕范
純禮為靜江軍節度副使奪蔣之琦三秩凡預議者
貶出有差

王厚復鄯州廓州

三年夏四月王厚復鄯州廓州五月封蔡京為嘉
國公以王厚為武勝節度留後初厚率大軍次于湟
命高永年將左軍別將張誠將右軍自將中軍期會
宗哥川羌置陣臨宗水倚北山谿賒羅撒張黃屋建
大旆乘高指呼望中軍旗鼓爭赴之厚麾遊騎登山

王厚敗谿賒
羅撒欲窮追
之為童貫所
阻

攻其北親帥強弩迎射羌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揚沙翳羌目不得視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羅撒以一騎馳去其母龜茲公主與諸酋開城門以降厚計羅撒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童貫以為不能及遂止師下青唐知羅撒留一宿去貫始悔之厚將大軍趨廓州羌酋落施軍令結以眾降遂入廓州詔加京司空封爵而超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 史臣曰吐蕃之裔守護西塞為不侵不叛之臣固嘗宣力王家奮擊夏虜而王安石主王韶章惇主王瞻蔡京主王厚三用師于其國唃氏子孫無罪而就覆亡功雖訖成邊患不息及金人得青隴乃能求其後而續其血食孰謂夷無人哉

張溥曰吐蕃自唐末衰弱種族分散儀渭涇原環慶及鎮戎秦州暨于靈夏各有首領宋建隆二年五部致貢其後獻地錫命恭順世守至潘羅支擊殺繼遷唃廝囉計破元昊藩屏中國夏人震竦論厥勞者謂賢于漢西域之制匈奴矣 熙寧之際王韶開邊唱復河湟繼以王瞻表績

于青唐王厚揚威于鄯廓元符崇寧間功若赫
焉或曰韶起孤生善用兵平戎三策智繇獨決
一出而招包順築古渭城武勝走瞎征平河州
諸將奉指每戰必捷有子十人厚尤習羌事前
服隴襁後破羅撒棄地盡還彼父子雖喜功好
殺亦一時將帥材也唃氏固効命乎董璫蘭逋
比旣死阿里骨瞎征代立非其種也據地負固
掩而取之寧云背德哉然洮河之役王韶開之
王安石主之非討有罪欲求邊利也諸戎罪小

於清井之六姓而將相計出於王恢之馬邑間
而獲勝亦幸爾哲宗之元符章惇主王瞻徽宗
之崇寧蔡京主王厚二奸秉國豈知制勝但以
事始安石志專奉行邈州之城障當修青唐之
遽取非策不暇問也且神宗用兵始於熙寧三
年終於元豐七年撫寧陷則貶种諤欽廉沒則
貶沈起靈州敗則貶高遵裕蘭州圍則貶李憲
以至蘇緘死於邕州景思立死於白踏城徐禧
等死於安樂敗北屢告將士傷夷而宰相獨不

議罪惇京其見之矣勝則居功敗不府咎又何
忌而弗為也惇在熙寧降梅山峒蠻而置安化
擊南江蠻而置沅州軍旅之事猶或與聞京邪
媚工妬論兵無稱藉捷湟鄯晉官封公以六軍
之血戰為權佞之榮身李懷光恨恨於盧杞豈
無故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一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二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瀘夷

神宗熙寧六年五月瀘夷叛詔遣中書檢正官熊本
為梓夔訪察使得以便宜措置諸夷事

七年春正月熊本平瀘夷本嘗通判戎州習夷中俗
及至部以為彼能擾邊者介十二村豪為嚮導爾乃

熊本擊降柯
隆等

以計致百餘人，梟之瀘州。其徒股栗，願矢死自贖，獨柯陰一首不至。本合晏州十九姓之衆，發黔南義軍，彊弩遣大將王宣等帥以進討。賊悉力旅拒，宣敗之黃葛下，追奔深入。柯陰窘迫乞降，本受之，盡籍下口土田及其重寶善馬歸之。官以其首，箇恕知歸徠州。其子及弟爲番部巡檢。於是清井長寧烏蠻羅氏鬼主諸夷皆願世爲漢官。本還，帝勞之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於檄奏詳明，近時鮮儷擢集賢殿脩撰，賜三品服，西南用兵自此始。」

本擊降木斗

八年十一月，熊本擊渝州獠。渝州南川獠木斗叛，詔本安撫之。本進營銅佛壩，破其黨。木斗舉漆州地五百里來歸，爲四砦九堡，建銅佛壩爲南平軍，召本還。知制誥

元豐三年五月，復詔中州團練使韓存寶經制瀘夷。先是渝州獠寇南川，其酋阿訛奔箇恕。熊本重賞檄斬之。阿訛桀黠，習知邊隙，箇恕匿不殺。會箇恕老，以兵屬其子乞弟，遂與阿訛侵諸部。時羅苟夷叛，犯納溪。提刑穆珣言：「羅苟起端不加誅，則烏蠻觀望爲害。」

乞弟阿訛叛
詔韓存寶擊
之無功而坐
誅

不細乃詔韓存寶擊之存寶召乞弟犄角討蕩五十
六村十三圍蠻乞降承租賦乃罷兵至是乞弟率步
騎六千至江安城下責平羅苟之賞數日乃引去知
瀘州喬叙遣梓夔都監王宣以兵三千守江安而以
賄招乞弟與盟于納溪蠻以爲畏已益悖慢盟五日
遂率衆圍熟夷羅箇牟族王宣救之一軍皆沒事遂
張驛召存寶授方略統三將兵萬八千趨東川存寶
怯懦不敢進乞弟送款給降存寶信之遂休兵于綿
梓遂資間

四年秋七月韓存寶坐逗遛無功誅於瀘州以步軍
都虞侯林廣代將時乞弟復送款帝以其反覆無降
意督廣進兵廣遂敗乞弟於納江破樂共城斬首二
千級乞弟遁廣帥兵深入自發納江卽入叢箐無日
不雨雪兵夫疾病死亡不可勝計往往取僵尸爇割
食之過鴉飛不到山至歸徠州竟不得乞弟而還時
朝廷懲南安無功方大舉伐夏故誅存寶以令諸將
張溥曰消水夷者羈縻十州五岡蠻也雜種夷
獠散居溪谷臣附宋朝慶曆初烏蠻王子得益

請復建姚州鑄印賜之。傳于羅氏鬼主。未嘗侵叛。神宗之熙寧七年。忽謀入寇。非其君之罪也。鬼主死。僕射立弱。不能令而晏子箇恕二酋執國命。晏州山外六姓。納溪二十四姓。盡役屬焉。蠢茲躑躅。遽爲虺豺。非赫帝怒。莫崩厥角也。熊本能文。兼習夷俗。帝假以便宜。招柯陰。服羣酋。瀘川遂平。史言王安石執政。本上書取媚。君子所疵。然棄瑕錄長。文武不廢。苟能戡難節子可也。元豐之際。韓存寶林廣復出。西南用兵益紛

紛矣。箇恕匿阿訛而不殺。乞弟平羅苟而求賞。迹雖強梗。罪非大逆。王者無外。可置勿問。必欲窮兵兩年。深入萬里。則謀國者過也。存寶受命經制。王宣軍沒。羈留不進。罪固當誅。林廣奮孤軍之氣。決樂共之策。通行水陸。建壇殺降。功成甚銳。然黑崖空。隻三軍墮。指老酋破塚。乞弟不得。卽云善戰於國家。曷益乎神宗外勤遠伐。內務息兵。授麥文炳密詔。聽廣班師。明照徼外。義固大于漢武之責楊僕也。本平二酋。特范百祿

作誓文。立石武寧砦。有云。粥熊裔孫。爰馭貔虎。殲其渠酋。判其黨與。又云。惟十九姓。往安汝堵。吏治汝責。汝力汝布。吏時汝耕。汝稻汝黍。仁哉。王言周宣。石鼓唐憲。淮西風烈。尚存是故。君子不罪初征。而懲後舉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二 終

